

人生百态 静待花开

□张卫红

国庆期间,外出打拼的孩子如倦鸟归巢,一个个飞回大院看望老老妈妈。多年未见,曾经的野小子毛丫头如今都长大成人,有的甚至已为人父母,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

张胖,这个仿佛随时都在吃东西的男孩,名副其实,肚大,头圆,腹上的肉一动三晃荡。作为一个大院的邻居,我不只一次看到他妈妈恨铁不成钢地用手戳着他脑门骂:“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这大肚皮除了装吃的,能不能记几个单词……”他一边摸着被戳疼的圆鼓鼓的脑门,一边尖声叫着:“我就是不喜欢学习,我就是喜欢吃,你打死我算了……”

初中毕业后,成绩从来没及格过的张胖干脆不再读书,而是跟着做厨师的老舅掂勺炒菜,现在成了省会郑州一家酒店的厨师长,月薪一万元。有一天见了他妈妈,她笑眯眯地对我说:“张老师,你别说,胖胖上学时蔫蔫地打死不肯学,可一拿到勺子看见菜谱,精神着呢!不到一年就学出师了,做菜好吃着呢,酒店都争着要哩。”

还有李强,这个身高体壮的男孩,聪明能干,喜欢看武侠小说,崇拜行侠仗义的英雄人物,整天领着一帮子人在大院里打打杀杀。因为打架,不只一次被派出所请去。高二那年,他因结伙打架被学校开除,再没有学校肯收留他。没办法,父亲把他送到了部队。

谁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混世魔王,居然被部队铁一般的纪律禁锢住了野性,加上他原本就不笨,如今已是一名陆军营长。英武,稳健,再也找不到一点点泼皮痕迹。看着他,我就想起当年他父亲两手抱头长吁短叹的痛苦模样:“我怎么生出这么一个混账东西……”

最让我意外的,是陈丽。这个绰号“花蝴蝶”的女孩,初中没毕业就绯闻一箩筐,



整天就知道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招摇过市。每次开家长会,她那老实本分的妈妈总是一脸讪笑着专找墙角坐。摊上这样的女儿,她觉得丢脸,但她也实在拿女儿没办法。

高中毕业,陈丽勉强上了个三流大学,毕业找工作吃尽苦头。热恋三年的男友,也嫌弃她没有正经工作和她分手。她痛定思痛,发誓要混个样子给负心人看看。真是不怕人无能就怕人立志,三年后的她,居然一下子考上浙江大学的硕博连读。谁也没想到,“花蝴蝶”陈丽最后居然成了人人敬仰的大学教授。

还有,吵架一个顶仨的女汉子王楠楠开了家名牌服装店,生意兴隆;巧舌如簧气死老师的高明明做了柒牌男装的销售经理……这些曾让家长头疼抓狂的学生,如今都各有作为,稳稳地行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绚烂如花。

看着他们的父母一个个喜笑颜开、欣慰满足的样子,我幽幽地说:“看来,坏孩子也有春天……”

是的,坏学生也有春天。每个孩子都是种子,都有花开的那一天,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很早就开始灿烂绽放,而有的,则需要漫长的等待。

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棵还没有动静就着急了。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陪着他沐浴阳光风雨,慢慢长大,相信孩子,静待花开。

一夕谈 萧红的寒露爱情

□潘彩霞

一部《黄金时代》让萧红重回公众的视野,正如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她准确地预见了自己的未来。

悲剧是从1930年开始的。一个叫张乃莹的女子为了反抗包办婚姻,毅然逃出了封建家门,可是幸福没有向她招手,相反给了她最无情的嘲弄。在北国特有的严寒里,她着一条单裤穿一双凉鞋流浪在哈尔滨的街头,万般无奈之下投奔了曾经的未婚夫汪恩甲。半年后,债台高筑,汪恩甲借口出去筹钱,扔下怀孕6个月的乃莹人间蒸发了。

“散发着霉味的小屋里,她面容憔悴,散乱着头发,穿了一件已经变灰的蓝长衫,裙衩开裂到膝盖,光着小腿和脚,拖着一双破鞋,还挺着肚子!”这是萧军第一次见到的乃莹。拯救乃莹的,是文学:“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即使是在最不堪的境遇之下,乃莹也不忘书画,桌上的一首配图小诗让这个黯淡的女子瞬间散发出最夺目的光芒,血性男儿萧军被打动了:“不论做多大的牺牲,我都要拯救这个有才华的女子!”

机会终于来了。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一片混乱中,在萧军的援助下,乃莹逃出来了!雇了一辆破旧的马车,带着一个旧柳条包,张乃莹倚在萧军怀里,开始了流浪的夫妻生涯。然而日子非常艰难,冷和饿是生活的主旋律,虽然饥寒交迫,但是共同的信仰和志趣足以支撑着他们不屈不挠患难与共,感情也因此更加融洽。

在萧军的鼓励下,乃莹开始文学创作,以“悄吟”为笔名陆续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又与萧军合著《跋涉》,为继续从事文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们辗转到了青岛,艰辛中相偎相依潜心创作。半年后,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乃莹也结束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凭借鲁迅、胡风的高评价,年纪轻轻的张乃莹迅速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作家萧红。

然而爱情,有时其坚无比,有时又不堪一击,

一个细微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善,就可能成溃堤之蚁,让爱情大坝在风雨侵袭下轰然倒塌。在鲁迅先生的关怀下,“二萧”创作渐上正轨,感情却不知不觉出现了裂痕。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争吵时有发生,再后来,彩旗频频竖起,萧红承受着在情感上屡与别人“分一杯羹”的耻辱和痛苦。“三郎,我们分手吧。”6年的患难夫妻,终于桥归桥路归路,尘归尘土土归土。

萧红一生,透明清澈,这样的单纯让她渴望过宁静的日子,把写作之路顺当地走下去。于是,当端木蕻良提出和她结婚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她在文字上飞得太高了,吝啬的上帝不会赐予她想要的全部幸福,当爱情的陀螺停止转动,上面的纹路便清晰可见,甚至,令人震惊。从武汉到重庆,在只有一张船票的情况下,端木不顾日军已经逼近,扔下怀有身孕的萧红只身撤离了;跟着他到香港,侍奉他,帮他抄稿子,承担他做错事的责任;炮火连天不幸染病,临了还被她抛下。个人被历史裹挟,所有的劣根、弱点便恶性地发作起来,萧红忍受的“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

最后的44天,是骆宾基在陪着她,为报知遇之恩,这个25岁的东北青年受命于危难之时。对爱的渴望让萧红再次做出感情的承诺,只可惜,她永远没有履行的机会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留下这最后的呐喊,31岁的萧红含恨而逝。香港浅水湾,悲伤的海浪终年弹奏着哀婉沉痛的青春挽歌。

萧红死后,萧军做悼词曰:“乡心何处鹧啼血,十里山花寂寞红。”骆宾基也把深情和热泪凝结于《萧红小传》,端木更是在几十年里为萧红扫墓从不间断,然而,正如一位女作家所言:“这样的天才,让她那样的死去,只有鲁迅先生是没有责任的。”而萧红,也早在生前就对爱情做出了答复:“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完患难之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 传记连载 邓小平传

(23)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当北线二野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于二十四日突破国民党军南川以东的白马山防线后,宋希濂、罗广文率部纷纷向木洞、重庆撤退。北线各军密切配合,分路对敌实施迂回、包围,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南川山地聚歼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约三万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一部,解放綦江、涪陵、江津等地。至此,重庆已直接暴露在北线大军的枪口之下。

重庆,是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西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全国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迁至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广州之后,国民党政府要员聚集重庆,妄图在重庆重新立足,伺机再起。

自十一月一日解放大西南战役发起以后不久,邓小平等就判断:“重庆有可能提前占领”,“胡宗南可能急切后撤。”(邓小平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中央军委告林彪、谭政、萧克、贺龙、李井泉的电报,1949年11月18日。)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给所属各部队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作战部署。电报指出:“我十二军已于二十五日解放南川,并向綦江追击中。敌罗广文部之主力现被我十一军、四十七军压迫于南川以北之冷水场、龙潭场地区,正向重庆木洞镇逐步撤退中。宋希濂部已溃不成军。我应歼灭罗广文三个军于长江南岸,提早完成渡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邓小平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

杨勇、苏振华及杜义德、王维纲、范朝利、陈锡联、谢富治及王近山、萧永银、曾绍山、鲍先志并告林彪、谭政、萧克、贺龙、李井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1949年11月26日。)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提出二野缓进重庆。

毛泽东为什么要二野缓进重庆呢?他在电报中说:“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我能否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动,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显。这时蒋介石仍在重庆坐镇指挥,其“行政院”也还在重庆,毛泽东希望在重庆“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贺龙、李井泉的电报,1949年11月27日。)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反复研究战局,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觉得还是应该按既定部署尽快夺取重庆。他们认为:在目前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会死守重庆,而一旦蒋介石弃城而逃,那么围在他身边的部队势必会加强川西与康东沿线,以便退入西康,流窜云南,那样后果更不堪设想。再者,重庆早解放一天,国民党对重庆的破坏就少一点;早日拿下重庆,更有利于供给大军经营全川。于是,他们当即给毛泽东回电,提出:“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包围或夺取重庆为较稳当。”(邓小平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毛泽东并贺龙、李井泉、林彪、谭政、萧克的电报,1949年11月27日。)(未完待续)

• 小说连载

首席医官

(11)

■文/谢荣鹏

独到见解

这件事情很丢面子,所以除了李正坤和那位主刀的医生外,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了,即便是李正坤的老婆,对此事也是知之不详。李正坤事后也曾认为不会再有人知道这件事了。但有一次他为某位首长会诊,遇到了大国手谢全章老人,谢老当时只是看了两眼,便对他摇头:“正坤啊,你怎么如此孟浪呢!”然后留下一个药方。

用了这个药方后,李正坤去掉了病根,并将身体调理痊愈。所以在听到曾毅的话时,他大吃了一惊,不再因为对方只是个实习生,就有丝毫的轻视。对方能够一眼看出自己的暗疾,这至少是国手的水准了。

曾毅此时豁了出去,今天要不把冯玉琴的病治好,师哥肯定会受到牵连,多年的打拼也可能就此化作流水。

他往前几步,一直站到了李正坤的面前:“没错,从检查的结果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青草都干枯死掉了。但青草为什么会干枯呢?如果是土壤早已沙化,或者正在遭受大旱大涝,那么请问,即便你重新撒下种子,青草存活的概率又有多大呢?”

李正坤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相对其他方案来说,速效疗法成功的概率目前最高,但究竟有多高,能否就此治愈病人,他并不敢保证。

“嗯,你的说法也很有道理,那你就讲一讲,病人的肠道目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李正坤转移了话题,同时也想借此试探一下,看眼前这个年轻人是真的具有和大国手媲美的实力,还是只会纸上谈兵,又或者是胡言乱语、误打误撞。“具体是什么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诊断。”曾毅从李正坤的语气中,听出对方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心中稍定,便认真回答道:“但根据初步观察,我认为病人目前是外热内寒,体内凝聚着寒气……”“寒气?”张仁杰指着曾

毅的鼻子,“你的眼睛瞎了,没有看到病人正在发烧?”“闭嘴!”李老的眉毛顿时竖了起来,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张仁杰,“你要是有更好的方案,现在就讲出来。要是没有,就站到一旁,不要再聒噪!”

所有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像是看见了这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李老竟然让张院长闭嘴,还说不不要再聒噪,这……这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啊!

李正坤继续看着曾毅:“你的意思是说,寒气凝结于内,以致病人的大肠冷滞,运化不灵,所以才会腹泻连绵?”

曾毅点头:“正是!”李正坤沉思片刻:“那病人的发烧又该如何解释呢?”“也是因为这股寒邪。寒热不两立,当寒邪凝结于内时,就会迫使热往外走,热聚体表,病人自然就低烧不止了。”

李正坤微微颌首:“你说得很有道理!”屋子里的人,始终没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李老撇开满屋子的专家名医,却去和一个实习生热烈地讨论着病情,这又给大家一个巨大的冲击。

张仁杰站在一旁,脸色半青半紫,他身为一院之长,却在这么多下属面前被李老训斥,威信荡然无存,羞愤得都想找个地缝直接钻进去。

寒、热都是中医上的说法,李正坤身为“御医”,见多识广,自然不会像张仁杰那样无知。依照现行的保健制度,为国家领导所配的专职医疗小组中,除了有各科的西医大夫外,还必须配备有一名中医。所以,李正坤在日常的工作中会经常接触到中医,也曾多次目睹中医的神奇之处,甚至他还不得不去学习了一些中医的基础理论。身为医疗小组的副组长,如果对中医毫无了解,就很容易在关键时刻抉择失误。

李正坤踱了两步,又问:“那你说说看,这股寒邪又是从哪儿来的?”

曾毅摇头:“这不好说,我需要认真辩证后才能确定。”

明日关注:出手不凡